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拿 破 崙 本 紀

(三)

洛 加 德 著

林 紓 魏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紀本崙破拿

(三)

著德加洛

譯易魏紆林

著名界世譯漢

## 第二十三章

法皇規西班牙 風丹白露之和 白奴以兵略葡萄牙 白拉甘垞奔巴西 法兵  
進趣西班牙 西班牙政黨水火 黨人求援於法皇 繆拉以兵據馬特力德 卻  
而司及福迭南遜位 約瑟波奈巴王西班牙

法皇自鐵而昔德和議成，遂駐巴黎，欲極力推行大陸制度，然以一人之權力，欲抗數大國人民之自由，專欲殊不能成。俄羅斯既受海禁，則地產所出，無從消售，而日用應須者，又無從取給，國民大不稱便，往往有違禁之舉動。法皇知之，顧勞師遠征，既難成功，而俄皇復款款有禮意，盛言邦交，遂亦不敢窮治其事。而西班牙與葡萄牙則潛納英人，爲之轉輸其貨。甚至法境中亦有竊購英物，關吏受賄而不之問者。法皇大怒，思借西班牙爲國衆大警，方紀那戰事初肇，西政府大張告諭，示將抗法，迨

聞捷，始收回成命以守舊盟，法皇卽欲假此爲西人罪。

西班牙政府腐敗至不可言喻。王毫而庸，王后與政，權柄淪於中宮。后多穢行，私幸歌獨親王，而王桀黠剽狡，王后轉爲所脅。音番塔度公爵曰坎農愛司壳者，及儲宮福迭南，惡之，力闢歌獨。二黨日相傾軋，各倚法皇爲重，法皇深鄙二黨所爲，無所左右，思欲因其淆亂，覆而取之，乃先以祕計誘西政府，用驕其志。

一千八百零七年，法皇與西班牙政府訂約，同以兵取葡萄牙，議得地後，三分之一歸法人，一歸西班牙王，一封歌獨以旌其功。約成於一千八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在風丹白露署諾，法國出兵二萬八千人，曰奴將之，西兵二萬七千人，亦仰聽曰奴號令。法國別遣後備兵四萬，屯於貝熊，以防英國及他部來援，且以鎮其亂人。

曰奴之以兵過西班牙也，父老恆疑其舉動。然竟無出與爲難。法兵多新集，主將思欲稍屯於撒拉邁葛，以養軍力，而法皇嚴旨促行，十一月下旬，遂及葡萄牙，西兵亦陸續至，隸曰奴麾下。大兵旣至，葡人大震，爭自伏匿，二國之兵，直抵都下，如枕席上過師矣。曰奴意都城一下，卽虜其王，而葡政府震

懾失次，請聽客所爲，無敢伸論，斬免亡國而已。遂許逐去英公使，嚴立海禁，弗納英舶。然法皇意弗善，限令白拉甘垞氏，永永不聽居王位，淪爲齊民。時王幼冲，攝政親王猶懼，潛趣太格司河，求援於英水軍提督錫內司密，及被逐公使司脫蘭福，二人允爲之助。王及攝政，遂於二十九日，奔巴西。二人之遜荒也，去白奴之臨城下，不及數分鐘之久，國人恥王及攝政所爲，斥其怯懦。然人無固志，法兵一至，立平之。數月中寂然無事。白奴停兵國都之中，日訓練其兵，示武，且多立沿海屯戍備英。

法皇既收葡萄牙，意尙弗屬也。風丹白露之盟，西人已一一如約，而貝熊之後備兵四萬衆，竟分兩股：一將之以丟崩，一將之以蒙狩，直越壁累尼司山，緩緩向西班牙而前，此四萬衆者，蓋見諸風丹白露約中者也。外此復令德喜司姆以一萬二千衆，取道壁累尼司山之東隅，與前兵期會於西班牙。西班牙守隘之兵，以爲法我同盟也，開城納之。自巴司路那及潘比路那，聖西拔司勦諸要害，唾手均爲法兵所得，國都之路，長驅無阻矣。法皇之部署如是，在西政府當從而疑備之。然二黨之人，方力爭門戶，竟忘大敵之據其腹地，且各竭其側媚之術，以媚法之樞要，冀取爲助。福迭南賄通法皇宮婢諸王夫人，歌獨則移書法政府，謂福迭南將有非常之舉動，意欲行弑。上國當討賊，法皇得兩造之懇，均

置弗理，日趣兵前進。西班牙王方在阿蘭曰時離宮，聞法兵大至，遂遜於守微而將奔美洲。而福迭南黨聞王出走，遂倡亂都中。阿蘭曰時人亦揭竿應之，王懼，乃宣諭自明，無出奔之議，人心稍定。一千八百零八年三月十八日，馬特力德亂復作，福迭南黨人圍歌獨家，籍之。時歌獨方侍王於阿蘭曰時，十九日，黨人至，將掩而殺之，幸王宿衛多爲緩頰於黨人，得不死，下獄。西班牙王卻而司第四，聞都城大亂，知福迭南所爲，乃議內禪，百姓大悅。於是法兵之大軍，盡屯西班牙，歸繆拉統率，乘亂以勁兵三萬，即日圍西班牙都城。三月二十三日，復以精甲一萬，入據馬特力德。卻而司第四，聞都城破，飛書告法皇，並繆拉言內禪之舉，實見偏於東宮，幸皇帝勅大將軍爲吾討逆，歸還王位。福迭南亦於二十四日，入都受禪，見敵騎充斥，因告法騎以嗣位之故，並以國中重器弗蘭昔司第一寶刀，並他珍物，饋繆拉。繆拉謝曰：『茲事重大，吾當取寡君進止。』法皇聞繆拉入襲西班牙都城，大驚，以爲三日之間，囚權奸，困老王，均西民所爲，其愛戴福迭南深矣。朝政雖非，民心未渙，不能倉卒刼取，以激其怒。遂令沙伐利馳傳至馬特力德，調停西班牙朝事，聲稱法皇旦晚且自至。福迭南旣蒙內禪之名，然繆拉握重兵，掣其肘腋，而沙伐利復多方侮弄之，已聞法皇將至，冀迎鑾哀請，得襲寶位。沙伐利復愚之曰：『東朝

果往者，我爲侍行。」既至褒各，法皇不時至，更至微託利亞，復不得見。微託利亞父老，力沮福迭南勿行，弗聽。而沙伐利又諄趣之前。尋於四月二十日，至貝熊，法皇適駐蹕於是，延接大悅，置酒高會。是日沙伐利私語福迭南曰：「東朝可無望更踐王位矣！禍事且不可知。然禍之遠近，尤視東朝遜位之遲速。」

先是法皇聞福迭南且至，密勅繆拉趣老王及后與歌獨同至貝熊。五月初四日，王及后與歌獨果如期至。明日，法皇延其父子相見於行在所，見時，父子咆哮無人理，至爲人所不料者。王后且指數福迭南非王所生者，請法皇黜之。法皇見狀，以爲是父子者，均非人，思乘機兩廢，因而撫定其國。

卻而司第四，審法皇舉動，又自審家庭乖忤，必無倖全之理，乃自請遜位，且願子孫編爲齊民，退居意大利，享邑入所有，以終天年。歌獨始念則思分封葡萄牙壤地，及見卻而司第四求退，乃亦堅乞祠祿，不與人事。法皇皆許之。因顧福迭南曰：「若母謂若非王胤，若弗求退者死。」福迭南懼，乞遜位。法皇以爲談笑之間，奄有西班牙全境，及美洲屬地，天下滅國之易，無逾此者。朝野上下，遂弗計伏毒遺害，後將以累全局者矣。



法皇一舉覆西班牙，大臣泰婁蘭德及富崙咸諫以爲不可。法皇初亦以繆拉爲躁暴，不愜西民之心，乃進西班牙大臣音番塔度，語以國勢凌夷，務以全力振作，強治黨人，勿競門戶，意用是爲繆拉蓋愆。且語音番塔度曰：『好爲之，勿開兵端，兵動者傷國脈。』

方福迭南之將去，馬特力德也，留其叔安東尼倭攝王，主議會，繆拉監之。時儲君遜國，老王退休，歌獨出奔，大權盡入議會，會權又繆拉攬之，民始大忤，以爲法人將滅西人之自立權，奴隸我也。五月初二日，復聞安東尼倭見偪且逃，於是聚而遮留安東尼倭，以爲王室支屬，僅此一人，安東尼倭更逃，王室燬矣。而繆拉所部列將格龍，須以兵臨之，爲百姓所傷，全城卽大亂。法兵一時無備，見戕者約七百人，病院中法兵就醫者，亦悉就屠戮。法騎士屯於城外，聞變悉集，繼以步軍三千，爭門入援。西班牙諸將集亂民，聚於麻拉伐而道中，與法人巷戰。然以不練之民兵，當法勁旅，伏尸莫復計數。法兵復按戶搜取法人之見囚者，迨晚粗定，夜中畿外之民復聚，法兵阬而殺之。繆拉聚首禍者於軍法堂對簿，按律悉棄市。史氏曰：是獄在法官告之皇帝，將軍不得專決於外，顧乃聚殲無數之人，頗爲殘忍。或又云，是獄論決者，只九十人，此西班牙都城亂事之始末也。方未亂之先，四月二十三日，討里度城中，亂



事已肇，惟不如京畿之烈，殺人亦遜於京畿，法兵一至，立平之。此二役，法人頗肆凶逆，西班牙全國咸怨法人之酷，同時並舉，盡殲法人之流寓者，並歌獨之餘孽，殺戮無遺。如加迭時、守微而加賽、幾那、伐命、西埃、四城，流血漫路矣。西班牙凶慘之心，亦非史家所能殫述。法兵零隊屯戍，爲其所得，或聚而焚之，或支解炮烙，靡所不有。各城堅旗獨立，不聽制於法人，且遙尊福迭南爲王。沿海諸城，悉出與英人盟，英人貸予錢幣，訐其爲變以擯法。時西班牙遺老蒞英，庭痛哭乞師，英人哀而禮之，許以袍澤之誼。英人者，許人而必踐其言者也。時全歐之衆，見抑於法人，聞西班牙之變，其勢咸躍躍欲動。

法皇聞變大震，然操之已蹙，倉卒不易收拾，且平日威稜，暴於列國，既恥任過，而復護前，以爲倡亂多小民，朝士積弱易與，不復置念。計大兵除白奴一軍在葡萄牙外，駐西班牙者，勁旅尙八萬，潢池之弄，當指顧而定，仍鎮定若不之聞。時馬特力德亂黨略靖，都中議會復立，舉新王主會事。乃羣推約瑟波奈巴爲王，約瑟已前王奈百而司，當會衆未經議舉時，約瑟已久蒞貝熊矣。於是西班牙大臣九十五人，同至貝熊勸進，更正新憲法，受旨於法皇。約瑟既至，具王儀入，百姓心傷故君，頗澹漠遇之。約瑟之能至此者，均法皇兵力護之，不爾，已道刼於人矣。

西班牙王位，法皇初不屬意約瑟，本欲代以羅星，羅星知亂且未已，辭不赴。繆拉見羅星弗至，欲圖自立，法皇以爲繆拉躁暴，非大器，然無以酬其勳，乃以奈百而司封之。繆拉頗鞅鞅，然約瑟之在奈百而司，良有恩於民，民亦安之。因之約瑟念奈百而司甚摯，移王西班牙，非其好也。

七月二十四日，約瑟在西班牙加冕，儀制一如前王。自是以來，遂爲西班牙十一兆人之仇敵。且憲法之立，百姓驟行之，不稱便；因之一日在位，法皇須以一日之兵力擁衛之。王位之安危，遂係乎兵力之強弱，然而民之蠢動，日有所聞，人人意中，無一不思反正者矣。

## 第二十四章

西班牙及葡萄牙民亂 二國之民求援於英 塞古河之戰約瑟進馬特力德 垞  
拉古薩第一次見圍 丟崩進兵安達路削 貝冷之戰 丟崩兵敗降敵 約瑟自  
馬特力德逃歸 白奴兵狀 惠司立即惠靈吞公爵兵至西班牙 羅利沙之戰 微密魯  
之戰 倍塔議和

七月初四日，英王蒞議院宣旨，謂西班牙人，心念故君，力抗狂暴，忠勇至可嘉尚。彼今圖復國仇，余亦不能更念宿愆，宜與同患，聯爲友邦。史氏曰：吾書前敍西班牙未變之先，英船已停其海口，聯絡西民，修其盟好。且釋西人之俘反國，隱濟以糧儲軍火，爲數頗鉅。葡萄牙人聞之，亦反戈抗法，於是二國均輸款於英，盟約至固，戰守共之。

西班牙之亂，英人進取之機也。前此苦戰累年，不得要領，正以二國瀕海，爲法藩服，着手未易。今得西班牙及葡萄牙爲同盟，戰地已拓至大陸。法皇策西班牙既亂，英兵必乘機登陸，乃以全力規西班牙，顧自念版圖寢廣，憲法中有抽丁之律，勝兵可得五十萬人，歲入亦足以養，英人不足慮也。然大陸諸國，恩信本非素洽。至新附之地，民氣尤囂，在在設防，故兵額雖集至五十萬之多，而亦不能全數盡嚮西班牙。且額兵收諸散地之士，著性情語言，至不相類，大異國民之兵。顧法皇用兵如神，能治主客爲一，帖服號令，如其進止。帳前列校，尤所嚮無前，威名所被，敵兵聞之膽懾。而籌畫度支，能舉全歲兵費，預儲以待，不愁乏也。

至於英軍之善於水戰，法皇固已聞之矣。然謂其不長於陸者，爲說亦非。此是統全英戶口計之，可二千萬，人人咸懷愛國之心，聞西班牙乞師，衆皆鼓舞欲戰。國中常備軍已二十萬，欲更將軍籍展拓，十萬可立致。又國家信義素立，咄嗟貸餉於民，人爭赴之。商務尤盛，貿遷所至，既可借結邦交，亦足刺取敵耗。若以將校論之，其與法皇諸將，武能正復相埒。而於衆才輻輳中，間拔其尤，將略已足制伏波奈巴矣。且英軍咸知自由獨立，故人自爲戰，名義極正，若法人則習於波奈巴驕囂之氣，爲勢故不

英人於西班牙之戰，所任絕鉅，顧收局之榮顯，亦爲歷史所稀。推原英軍之所由克捷者，非得西班牙、葡萄牙，奏功亦不如是之速。方西班牙全力抗法時，尙有西兵二萬，屬法大將白奴麾下，屯葡萄牙，尤有一萬五千衆，隸本國侯爵羅馬那，別屯霍司登，亦歸法皇遙制。此二支屯戍在外，均役於法人。而都下別有常備軍四萬。另一萬一千人，則瑞士之客兵。民團巡社者，尙有三萬。顧兵數雖廣，號令散而無紀，較英法二國節制之師遠甚。且統兵列校，半由門業，旣多猜沮，復寡將略，咸以圖生戀祿爲計。因是擁戴約瑟甚固。而圖謀恢復之遺老，則所部兵數零星四布，倉卒不可遽合。夫以法兵窮其精悍之力，長驅大進，雖嚮結方陣，尙不易當，矧乃以參錯不齊之卒伍，寧復能勝。卽云水師，當與法聯盟抗英時，已燬滅垂盡，商務又疲，茶不振。儲君福迭南雖作寓公，實同幽囚，國人雖戀國思逞，究無所附屬，足以報復舊君之仇。此時國步至艱，而頑民乃欲力圖自奮，流血之禍，遂至於不可紀極。蓋法兵在國，凡諸險要，悉爲所阨，兵數已至八萬之廣，且後軍續續而至，無復沮窒，因之舉事更難。

尙有人言西班牙之變故，國人悉蠢蠢，非具有愛國之心也。前此歌獨賣國，全部遵守大陸制度，

商業大減，民不自聊，藉國有慘，遂爾萌動。卽教會中人，以食采及湯沐之邑，悉爲歌獨所并，鞅鞅於廷臣，益潛扇頑民爲亂。村農無知者，咸迷信牧師之言，一倡百和，遍地皆兵。凡此情事，在理固有之。顧以西班牙之人，與法血戰六年，目擊其戶口之彫亡，農圃之廢置，貿遷之沮滯，概不置懷，一往無前，唯舊君是念，能但謂其爲前此數事鼓動耶？若葡萄牙人之從百死中求生，則亦義士之所爲也。先是法皇宣制，勅葡萄牙朝士，悉赴貝熊行殿中陳謁，朝士旣至，法皇竟待以亡國之大夫。葡萄牙朝士，岸然不爲屈，與西班牙貴族之齷齪求生者大異。法皇怒，囚之法京。葡萄牙民見刼於白奴之威力，已不堪命，復聞朝之碩臣宿老，咸被囚拘，乃大憤，仇法之心益固。

西班牙義士，累起而抗法兵，然亦累蹶。旣乃自悟所用，均新集之卒，又軍中無帥，號令不相統攝，一遇法國長勝久練之兵，自爾敗衄。數接以後，阿來貢義民，全數悉爲法將特努德所敗；那伐而及弼司基兩郡義兵，亦見覆於法將卑西愛司。加司的而郡立翁郡及加立兩亞郡三處聯兵，均聚於塞古河，大將爲白來克、克司答，時法將卑西愛司，於七月十四日，以兵直撲此軍，三郡兵大崩，死者二萬人，捷聞，道路無阻。故約瑟得於七月二十日，入西班牙也。

約瑟雖立，而塞古河之敗，轉爲西班牙義士，啓其生機。前此法將德喜司姆，既襲據巴西路那與非格辣司，然加太路虐山民大憤，間出圍之。德喜司姆出戰，互有死傷，嚴閉其城以守。法將蒙狩，本以一軍趣伐倫西埃，德喜司姆初允以一軍爲後勁。迨德喜司姆見困於山民，遂不能出師繼往，而伐倫西埃城人，合男女老幼，竭力憑城，不授敵以間隙。蒙狩軍無後繼，遂拔帳歸入大軍，而途次百姓，爭出爲難。此時法大將丟崩，又遇患矣。丟崩本以大軍出馬特力德，沿途平難，意將直趣加迭時海口，取英國戍兵，一舉覆之，據其地。行次，法兵復隨地增入，至海瀕時，已得二萬人。貝冷、加羅林、安達路削以次下，遂攻哈翁。然雖勝而得，殊非形勝，而加迭時百姓，多附麗義民，力與法抗。法人沿海舟師，困於岸軍，遂舉戰舶，授之西班牙義民。義民已輸款英軍，誓與法軍爲難。加迭時中西班牙陸軍大將，曰加司他奴者，以一軍伏處，朝夕訓練，閉關寂無聲兆，迨及此時出矣。一出卽攻哈翁，丟崩不能抵，斂軍入貝冷。貝冷人格其糧儲，弗鬻，孤軍懸於危地，動息皆爲人制。西將加司他奴知狀，遂以七月十六日，攻貝冷，法軍糧斷，大敗，退屯門日巴。十八日，迴軍撲貝冷，二軍苦戰，法兵死者三千人。丟崩見西班牙兵日益增，爲勢不敵，遂降於加司他奴。在貝冷中二萬人，咸置鎗於地，冀降後，西班牙人得聽之歸國。然西班牙



牙積憾已深，背約，悉俘虜其人，此着蓋學拿破崙而誤者也。法皇聞敗，又聞降而見俘，乃歎曰：「此舉殆踵考定山故事也。」按英類苑考定山中有微徑一直趣窮谷四圍莫得徑途前此羅馬都領阿別納百人爲質餘兵則支起車上橫木令其俯首從下而過辱之既歸羅馬人大怒弗承其約縛二都領仍送之珊姆泉姆珊姆泉姆弗受。法皇言此，蓋疑丟崩攜貳，竟墨其軍。自是以來，西班牙饒沃之地，悉復自主之權，脫法人羈勒矣。加司他奴席長勝之勢，卷甲而趨，所在聞風款附。約瑟知事敗，遂出馬特力德，入微託利亞。

法將特努德，既以兵平阿來貢中義民，遂移師圍坵拉古薩巨廟，鄉人出百死，憑廟牆自守。然廟中無主，實二三父老與教士指麾民兵拒敵，主將大名，則委之巴拉福司。其人爲貴冑，蓋由貝熊逃歸，庸而不武，然父兄因其地望，推爲廟主。尙有瓦龍諸處，見刼於法人之餘兵，亦零星歸附巴拉福司，助其防守。方其悉力入廟時，與法兵苦戰極久，乃入。特努德以爲旦晚廟且破，而蒙狩一軍，聞敗，勢亦莫支。法皇策阿來貢與坵拉古薩一合，則加太路虐之義民，聲援益壯。卽立翁與加立西亞城本瀕海，素與英人貿易，一引英人自衛，必勾引義民，雲集響應，梗西班牙都城之孔道。乃嚴勅沙伐利，增特努德兵力，急下坵拉古薩，以殺義民之勢。然攻者固猛，而守者亦力，久不能下，廟中情狀莫得而悉，但以牆

垣計之，爲高不過八尺，在勢可以跨入，而村人死守之堅，有非言詞可狀者。村中男女孺穉，一一登墉，百死不卻。法兵屢前屢蹶，逾數禮拜，仍不下，且吏士之殞於牆下者，山積，兵數爲之銳減。嗣圍中食乏，疫大起，萬難中，尙復伸眉自壯，不欲豎旗書降也。已而恩格累駭巨廟，爲法兵所得，法將以片紙署檄，書數語，馳示他圍之人，曰：『檄從恩格累駭來，汝趣降。』圍中報書曰：『書自垞拉古薩報汝，死不降。』於是相戕至於巷曲之中，遇卽短折，力鬪至死，男女老幼皆然。特努德忽得諜言，貝冷敗耗，因不敢戀，遂約兵而退。垞拉古薩凡兩見圍，均以死守得名，此其第一次也。

時英國亦以兵救西班牙，前鋒嚮安達路，援加司他奴兵，至時丟崩已降，英軍遂止不進。另有勁兵一，帥之者爲惠靈吞公爵，惠公兵本往平墨西哥者，以西班牙圍急，故轉旆至此。西葡二國，均以書子惠靈吞，謂公相度形勝，以何處登陸者，聽公所爲，飭有司勿梗公道。惠靈吞策先從葡萄牙入，爲得兵要，乃停舶倭泡士，與義民盟，偵知白奴尙在葡境，乘卑西愛司援兵未集，出不意，與之約戰。

大凡久安長治之國家，政府縱極振作，實有極弊之政存焉者，資格是也。循資格者，門望或卑，黨援或寡，不能逾格以進，則置身樞要時，多屬耄期，壯志銷而盛年去，號遲頓不及事矣。若惠靈吞者，既